

昭和现代化与文化翻译：色情 怪异 去荒诞的领域

波瀲，刚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刘，耕毓
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学府硕士课程

<https://doi.org/10.15017/16396>

出版情報：九大日文. 13, pp.1-11, 2009-03-31. 九州大学日本語文学会
バージョン：
権利関係：

一 本稿的目的

在文学研究中，现代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固定的概念。即指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前半，在欧洲兴起的革新文学艺术运动。因此在考察日本近现代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时，自然就着重于西欧现代主义对日本现代主义有怎样的影响这一点上，以起源/派生为模式来考察的情况很多。

与此相对，近年来，把重点放在日本独自的变化，尝试用新观点来解读从大正到昭和时期作品的研究很是活跃。海野弘、川本三郎、铃木贞美共同编辑的《现代主义都市文学 I～X》（平凡社、一九八九～九一年）以及ゆまに书房翻印的《现代艺术与批评丛书》（一九九四～九五年）、《文学时代》（一九九五年～九六年）、《新潮文学丛书》（一九九八～九九年）、《新兴艺术派丛书》（二〇〇年）均属此类。

近几年，研究领域再次扩展，和田博文主编的《珍藏·现代都市文化》系列（ゆにま书房、二〇〇四年）中发现和介绍的资料使我们有机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昭和初期的作品。这种变化与现代主义的范围不仅局限于文学和艺术，而且涉及到全体文化现象这一性质有着必然的联系。另外，九十年代以后，资料的翻印和相关研究书籍的出版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例如，岩本宪儿编著的《日本电影与现代主义 一九二〇—一九三〇》（リプロポート、一九九一年），铃木贞美著《摩登都市的表现——自己·幻想·女性》（白地社、一九九二年），和田博文著《作品的交通学——影像的摩登都市》（白地社、一九九二年），初田亨著《咖啡馆与茶餐厅 摩登都市的聚集处》（INAX 出版、一九九三年），秋田昌美著《性的猎奇摩登 日本变态研究往来》（青弓社、一九九四年），泽正宏共编《都市现代主义的奔流〈诗与诗论〉的新精神》（翰林书房、一九九六年），马场伸彦著《周边的现代主义 摩登都市名古屋的剪贴画》（人间社、一九九七年）图鉴《摩登男女展 一九一〇—三五》（神奈川県立近代美术馆、一九九八年），渡边裕《日本文化·摩登·狂想曲》（春秋社、二〇〇二年），川畑直道《纸上的现代主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的画刊设计》（六曜社、二〇〇三年），桥爪绅也《现代主义的日本》（角川选书、二〇〇六年），竹内民郎等合编的《关西现代主义再考》（思文阁出版、二〇〇七年），Wada-Marciano Mitsuayo 著《日本·摩登 日本电影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名古屋大学出版会、二〇〇九年）等等，“现代主义”在各个领域中被重新认识。因此可以说，文学领域中的“现代主义”的再认识是与美术史，电影史，社会学，媒体论，历史学等的成果与步伐相一致的。

在这种积极的再认识中，“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本身，以及随着现代主义的形成而产生，流通的相关概念也在被重新认识。日本与欧美一样，对于“现代主义”的时期和内容有着各种论说，本稿的关注点在于“摩登”这个词所流行的昭和初期。此外，作为考察日本“现代主义”的合适视点，笔者认为“色情·怪异·荒诞”这一组代表那个时代的概念很重要。Miriam Silverberg 的论文《色情·怪异·荒诞的时代——日本的摩登时代——》（《岩波讲座近代日本文化史 七 总体战下的知识与制度》（岩波书店、二〇〇二年）中，对“色情”，“怪异”，“荒诞”这三要素做了如下的定义。首先，“色情”不仅是指“性方面的淫乱言论和女性的（有时是男性的）身体曲线”，还意味着“各种肉体的满足，身体的表现性，以及对社会性亲密的肯定。”其次“怪异”，虽然通常与畸形，下流的犯罪性质相联系，但也与社会的平等，以及由这种不平等所产生的，被经济萧条所限定的消费文化中人们的社会实践相关联。再者，“荒诞”不仅仅是“对于闹剧魅力的省察”，还指“以欧美习俗支配的近

代性带来的变化为主题的政治讽刺和幽默”。(六七~六八页)

笔者在对著作《色情·怪异·荒诞》(Miriam Silverberg. *Erotic, Grotesque, Nonsense: The Mass Culture of Japanese Modern Ti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进行考察时, 这种共同的研究动向和问题意识使笔者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但是, 另一方面, 笔者希望把论述的中心话题从“浅草”大众文化扩展开来探讨。前文提到的《珍藏·现代都市文化》中的《色情·怪异·荒诞》(第十五卷、二〇〇五年)一卷, 不仅为扩大考察范围提供了素材, 也介绍了韩国出版的《色情·怪异·荒诞 近代刺激的诞生》(So Rae-Seob 著、sallim 出版社、二〇〇五年、首尔), 提出了“色情·怪异·荒诞”在韩国的融合这一课题。特别是我们在考察后者与已经熟知的“上海摩登”的关系时, 出现了“现代主义”在东亚的融合问题这一新的课题。换言之, 着重历史背景进行考察时, “色情·怪异·荒诞”形成过程中的文化政治学, 与欧美文化翻译, 进而与东亚“现代主义”翻译有怎样的关系这一重大课题浮出水面。

因此, 前面列举的著书与现代主义研究会《现代主义的越境 I~III》(人文书院、二〇〇二年)、《岩波讲座 近代日本文化史 六 扩大的现代性》(岩波书店, 二〇〇二年)、五十殿利治·水泽勉编著《现代主义/国家主义 一九三〇年代日本的艺术》(せりか書房、二〇〇三年)、科学研究费补助金研究成果报告书《东亚殖民地性质的近代与摩登女性》(研究代表者 館かおる、二〇〇七年)中所采用的后殖民地理论的视点对于“色情·怪异·荒诞”的研究也有所助益。

周蕾的《原始的激情 视觉, 性欲, 民族志与中国电影》(本稿哲也·吉原缘译、青土社、一九九九年)中,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论述是本稿设定的论述前提。第一部分的论述从文学家鲁迅的轶事说起, 用电影这一从视觉媒体的冲击和文化危机中产生的“原始的激情”来记述中国“近代”的开端, 第三部分的考察从“现代主义”与“原始主义”的共犯关系开始, 探讨后殖民主义世界中的“文化翻译”的可能性。其中, “文化翻译是各种社会团体为了扩展各种各样在某种语言或表现形式下好像无法统一的符号系统而同时进行的交流与斗争”(二九二页)这一定义, 对于探讨“昭和摩登”的形成很有参考价值。

综上所述, 本稿将对于(1)代表着“昭和摩登”的用语“色情·怪异·荒诞”这组用语是怎样产生的, 又是怎样固定下来的和(2)“色情·怪异·荒诞”这个概念与其他东亚地区的“现代主义”动向有着怎样的联系, 彼此之间进行着怎样的文化翻译这两点问题, 提出假说性的见解并阐述今后的研究课题。

二 辞典中的“色情”、“怪异”、“荒诞”

众所周知, “色情·怪异·荒诞”流行于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左右。增刊太阳《乱步的时代 昭和色情·怪异·荒诞》(平凡社、一九九五年)中的诸论证和前面提到的《珍藏·现代都市文化 十五 色情·怪异·荒诞》中收录的《现代猎奇尖端图鉴》(新潮社、一九一三年)、《变态风俗图鉴》(时代世态研究会、一九三一年)和杂志《犯罪科学》、《中央公论》中的新闻内容, 以及卷末的有关年表中记载的同时代社会现象和主要资料群成为探知当时流行情况的主要线索。为了着手筛选这一庞大的资料群, 本稿也很有必要返回到词语的层次上, 着重于三个要素结合前的这一阶段。为此, 笔者参照了松井荣一、曾根博义主、大屋幸世主编的《近代用语辞典集成》(全四十一卷·别卷一, 太空社, 一九九四~一九九六年)这一集合了一九一〇年代至一九三〇年代新语辞典的辞书, 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 “色情”和“怪异”较早出现。具体地说, 有如下定义。(旧字体的汉字酌情变更为新体字, 各用语前标有记号○)。

- 《新文学辞典》 生田长江、森田草平、加藤朝鸟编，新潮社，一九一八年三月
- エロチック (Erotic) 恋爱的。或译成恋爱文学等。(三一頁)
- グロテスク (Grotesque) (英) 意味着人不把力气放在走正路上，而走邪道，表现出一种奇怪的厌倦的生活态度。[下略] (六七頁)

- 《现代日用 新语辞典》 小林莺里编，文艺通信社，一九二〇年二月
- えろてつく (Erotic 英) 恋爱的，又译成与恋爱有关的或恋爱文学。(三九頁)
- ぐろてすく (Grotesque 英) 狂妄的，异样的，奇异的 (九三頁)

正像以上两个例子所表述的，“色情”是指“恋爱”或“恋爱文学”，“怪异”是指“奇怪”和“奇异”，此定义后来也成为翻译的基准。但是，进入昭和时期以后，渐渐呈现出变化。在下面的例子中，“色情”被添加了“性欲”“妩媚”的含义。

- 《文艺大辞典》 菊池宽校阅，齐藤龙太郎编著，文艺春秋出版社，一九二八年六月
- エロティック (英 Erotic) 恋情的。色情的。妩媚的意思。都德 (Daudet, Alphonse) 的《萨福 (Sapho)》，歌德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 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以及近松秋江的《黑发》都属于恋爱作品。也指恋爱诗，恋歌等。
- グロテスク (英, 法 Grotesque 德 Grotesk) 原指罗马时代洞穴内的装饰，引申为不自然, 不合理, 荒唐, 怪异的形式。(一八三頁)

这种倾向在进入一九三〇年以后更加明确化，产生了“エロ”“グロ”这样的省略语，两者的词义相互靠拢。另外，“ナンセンス”这一词条同样出现于一九三〇年。下面来看代表性的事例。

- 《流行语辞典》 流行语辞典编辑所编，弘津堂书房，一九三〇年一〇月
- エロチック (性) 性欲的，略称“エロ”(三八頁)
- グロテスク 变态的，不正常的，有时也用于表现性欲的意思。例如，“他的小说很色情”等。略称“クロ (原文)”。(七八頁)
- ナンセンス 指没有意义的事，内容空虚、肤浅的事情。例如，“他的小说是肤浅的”等等。荒诞是最近的一种倾向。(一九六頁)

- 《流行用语辞典》 喜多壮一郎主编，麴町幸二编，实业之日本社，一九三〇年一月
- エロ エロティック的略称。(请参照该词条) 用作“あの映画はエロそのものだ”(那个电影很色情)等。某个时髦的男人说“エロ就是色情，エロ的眼神就是诱惑的眼神”。(七二頁)
- エロチック Erotic 英 据说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的爱神埃罗斯，恋爱的、好色的，进一步引申为性感的、淫荡的。经常说文明与色情平行，现代是色情时代等。用作“あの女はやけにエロチックだ(那个女人很性感)”“現代はスポーツと映画とエロチックの時代だ(现代是体育，电影和色情的时代)”等，但日本人喜欢略称，很流行简略为“エロ”。(七三頁)

○グロ グロテスクの略称。グロ和エロ是一九三〇年□(原文空一字)の倾向之一，随着文明度的提高，这两个词有盛行的倾向。用作“あの女はとてもグロだ(那个女人很怪异)”。请参照“グロテスク”词条。(一四二页)

○グロテスク Grottesque 英 本来是指以狂妄人物、空想动物为题材的怪异作品，或指展现阿拉伯图案的绘画，也指雕刻的装饰方式。中世纪的雕刻以不寻常的技法来表现这种怪异的题材。这种装饰趣味，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和拉斐尔的怪异作品中可以看到，也留存在现代作品中。在十七世纪，约翰·丹尼尔和雅克·卡洛常描写幻境，其中怪异的风格成为主要的要素。通常是怪奇的意思，一般略称为“グロ”。“グロ”和“エロ”是一九三〇年的宠儿。(一四三～四页)

○ナンセンス Nonsense 英 没有意义的毫无价值的事情。没有道理和理论，无聊的滑稽的事情——如漫谈，笑话，小故事，小小说一类，经常表现出荒诞的情绪。无论在幽默，哀愁还是俏皮话里都涌现不出现代人迫切追求的乐观与欢笑。于是便想出用无关紧要的事来表现这种情绪。(三五二页)

如上所述，只要在同时代的新语辞典中进行确认，就可以发现，“エロティック”和“グロテスク”的用例在先，而且一九三〇年之后略语化的“エロ”和“グロ”被赋予了性的含义。与此同时，“エロティック”的“恋爱文学”，“グロテスク”的“装饰风格”的含义逐渐减弱。但是能否简单地理解为变化还有待研究。因为作为一九三〇年的事例列举出的辞典并不是仅以文艺用语为对象，而是以民俗文化全体为对象的“流行”用语辞典。不如把重点放在“エロ”与“エロティック”，“グロ”与“グロテスク”的区别和“エロ”“グロ”“ナンセンス”在一九三〇之后的统一倾向以及“モダン”这个词包括着这些倾向这三点上。

铃木贞美指出，“モダン(摩登)”这个词流行之前，在明治中期流行过“ハイカラ(时髦)，日俄战争后流行过“近代主義(モダニズム)(近代主义)。(《现代主义与传统，或者“近代的超克”是什么)，出自上列《关西现代主义再考》，三八六页)。有指出，一九二六年的流行语“モダン・ガール(摩登女性)”的“モダン(摩登)”与“在当今欧美所见的摩登”有着同样的(三九五页)含义。本稿将尝试能否对于“色情·怪异·荒诞”所代表的“摩登”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三、“文学”与“生活”的“摩登”

已经在新语辞典中确认过的“倾向”在报纸，杂志中也可以得到确认。在《朝日新闻》的数据库中，最初出现的是一九二九年一月二七日的《色情的乱舞》，一九三〇年度有《帝国的色情清除》(九月三〇日)、《色情与先锋的意见对立》(一〇月三日)等标题出现，接下来又有《色情怪异棒球战》(十一月二日)、《这是色情与怪异的基础地图吗》(一二月一三日)等等。此外，“荒诞”最初出现于一九二九年二月一七日的《春季流行=荒诞故事》，一九三〇年六月之后不断出现在标题中。另外，在《读卖新闻》的数据库中，进入一九三〇年马上可以看到《在沾满鲜血的色情与怪异中润色丰臣秀次》等标题，至于“荒诞”则出现在连载《选举荒诞》(二月一日～二月一六日)这一新闻中。此外，还发现《色情与荒诞》(七月二四日)这一标题，并且在一九三〇年一〇月一五日，“色情·怪异·荒诞”以一个词的形式出现在标题中。

关于“色情”与“怪异”互相靠拢的过程，秋田昌美在《性的猎奇摩登》(前列)中，追溯中村古峡、梅原北明、齐藤昌三、酒井洁等的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以“变态”这个词为媒介对精神异常和性倒错表现出很高的关注，并指出《变态·资料》(一九二六～二八)、《怪异》(一九二八～三一年)、《犯罪科学》(一九三〇～三二年)等杂志以及《变态

十二史》系列（一九二六～二八年）、《近代犯罪科学全集》、《性科学全集》（武侠社，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等的陆续刊行这一事实。像前一节所介绍的一样，“怪异”也因此被赋予“变态的”含义。“变态心理”在向“变态性欲”靠近，接着过渡到猎奇犯罪，在此过程中，“色情”与“怪异”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

那么，“荒诞”又如何呢。前一节中确认过的《流行用语辞典》中有“如漫谈，笑话，小故事，小小说一类”的例子，《读卖新闻》里，《选举荒诞》连载中“荒诞”这个词受到了关注。限定范围地探讨“荒诞”的产生由于没有先行研究而变得困难。因此，关注集合了各种各样新闻的周刊，得出以下发现：《周刊朝日》的总目录（山川恭子编，ゆまに书房，二〇〇六年）中服部泰三的《荒诞进行曲》（一九二八年六月）、小出樽重的《毛皮的兜裆裤（荒诞故事）》（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柳家小さん《荒诞都々一考》（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小野田素梦《银座·荒诞·春》（一九二九年四月）。

此外，《周末每日》的总目录（山川恭子编，ゆまに书房，二〇〇七年）中，一九二九年即《周刊朝日》的“荒诞”出现一年后，也出现了冠以“荒诞”的标题。更有特点的是，《荒诞号》（一九二九年九月八日）、《荒诞》（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杂志上的荒诞大会》（六月一〇日）、《摩登·荒诞集》（六月二二日）、《夏的荒诞》（八月一〇日）、《荒诞真人真事·有奖征文入选》（九月七日）、《荒诞纪实》（九月十四日）这些专题的编辑。诸专题中，登载了如小说、漫画、笑话、杂谈、新作单口相声、对口相声、新浪花曲、真人真事等多种多样的“荒诞文学”。

其中，文学方面，小林真二的《“荒诞文学”的状况——以中村正常为中心——》（筑波大学 文艺·语言学系《文艺语言研究》文艺篇三四号，一九九八年）对《合著荒诞故事》的“ユマ吉ペソコ”系列中，中村正常与井伏鱒二一起在《妇人沙龙》（一九二九年一月～一九三〇年三月）连载时期的“荒诞文学”萌芽做了解读。

在昭和初期创办的文艺杂志中着重对“荒诞文学”进行确认后，有如下发现。《文学时代》（一九二九年～三二年）从一九二九年八月到一九三一年二月刊登了题为《荒诞·房间》的报道。另外，还登有大宅壮一的《有意义的荒诞》（一九二九年），中村正常的《荒诞的抗辩》（一九三〇年五月）。

与《文学时代》大约同时创办的《近代生活》（一九二九～三二年）从编辑与“色情”“荒诞”相关的专题《色情·荒诞》（一九二九年一〇月）起，掀起了“荒诞”的高潮。接着先后推出了丸木砂土的《秋的军队》、岩田丰雄的《裸岛》、三泽伸子的《色情·荒诞书简》等专题之后，在《真实荒诞》（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堀口大学、佐藤八郎、中村正常、浅原六朗的《夏的荒诞》（一九三〇年八月）以及龙胆寺雄、阿部ツヤコ、饭岛正的《都会荒诞》（一九三〇年一二月）中登载了下村千秋、林芙美子、堀口大学、奥村五十岚、山田一夫、川端康成的小说。此外，还刊登了龙胆寺雄的《荒诞文学论》（一九三〇年二月），阿部知二的《荒诞是？》（一九三一年四月），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近代生活》对“荒诞文学”的流行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已有的文艺杂志如《中央公论》推出了《贫穷荒诞故事》（一九三〇年九月），《改造》登载了赤神良让的《荒诞的社会学》（一九三〇年九月）。《新潮》刊登了《对荒诞和色情的社会考察》（一九三〇年一〇月）等专题。

通过对上述新闻的考察，可以做出如下推断：“怪异”和“荒诞”通过“色情”联系起来，从而产生了“色情·怪异·荒诞”。但是，这也许仅是“色情”覆盖其它两个要素的巨大领域。另外也不能排除“色情”、“怪异”“荒诞”各自与其它要素结合的可能性。例如杂志《文学风景》在一九三〇年一二月号编辑的专题《永别了，一九三〇年的风景》的下列目录。（“色情”的执笔者是吉行エイスケ，“怪异”的执笔者是赤神良让，“荒诞”的执笔者是中村正常）

〈不着内裤〉〈旅游局〉〈银座〉〈橄榄球〉〈布罗姆利中尉〉〈旅客船〉〈音乐〉〈荒诞〉
〈赛马〉〈美国〉〈时髦女性〉〈舞蹈〉〈科学小说〉〈超现实主义〉〈空同制作〉〈妇人问题〉
〈共产主义文艺〉〈Casino Folies〉〈新兴艺术派〉〈色情〉〈咖啡馆〉〈有声电影〉〈文艺评论〉
〈俄罗斯〉〈棒球入场卷问题〉〈流行〉〈怪异〉〈形式主义〉〈麻将〉〈女学生与签名〉〈苏维埃电影〉

列举出上述项目的“一九三〇年的风景”中可以看出并没有政治思想的对立或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的区别，“色情·怪异·荒诞”周围看似浑然一体。但实际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界限。例如，杂志《新潮》一九三〇年二月的“现代主义文学与生活批判”座谈会上，虽然议论的中心是色情与荒诞，但川端康成发言说这些“多存在于文坛以外”（一三六页）。另外，几乎没有谈到“怪异”，仅仅有一处提到“浅草的摩登是怪异的”。这是与“银座”的“时髦”相对应说的，关于“浅草”还指出其实“大众的现代主义”（一四四页）。起初座谈会的主题是以“现代主义的”的“文学”与“生活”为对象的，这也可以看出还是有将高级文化和低级文化加以区别的意愿在的。千叶宣一的《现代主义的比较文学研究》（おうふう、一九九八年）中指出，以上述座谈为开端，文学界对“现代主义”这个用语的瞩目是在一九三〇年（二七、七二页）。“现代主义文学”这一用语被广泛使用也看成是“一九三〇年风景”的一种的话，换一种观点来说，这也是将高级的“现代主义文学”与低级的“色情·怪异·荒诞”相区别的焦点所在。另一方面，在“荒诞”的兴起中推波助澜的“现代主义文学”杂志《近代生活》这个标题也是这个道理。就这样，在对立又难以割舍的状态下，昭和“摩登”形成了。

四、作为“生活哲学”的“感觉刺激”

在上一节的末尾，列出了“色情·怪异·荒诞”构图的一个例子，说到构图的集大成还是《现代猎奇尖端图鉴》。此书是插图超过二〇〇页的大型视觉图书。正如此书中收录的《珍藏·现代都市文化 一五 色情·怪异·荒诞》（前列）的简介（岛村辉）所指出的，“像新潮社这样的出版社也出版了这一类的图书，这一事实无可质疑地说明了时代的趋势”（六三四页）。

可是，在“色情·怪异·荒诞”被整齐地罗列的过程中，也呈现出与从前不同的地方。首先，《珍藏·现代都市文化 十五》卷末文（岛村辉）中指出了围绕着“怪异”的变化。杂志《怪异》等所尝试的是虽然“屡次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但仍然“开辟了大出版社所无法进入的‘深处’通道”（六三四页）。但在《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中，无论是图像还是新居格的《怪异序说》都只是列出了“被表层文化驯养的部分”（六三五页）。

同样地在图鉴中也找不到解说和 Miriam Silverberg 等指出的“怪异”与共产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前一节的“一九三〇年的风景”中出现过，在《现代用语辞典》（前列）中的“尤其现代被称作 3S 时代，又称 3 口时代。3S 是指速度、运动和电影，3 口是指色情、怪异和专业”这一前言中也可以看到。“色情·怪异·荒诞”的结合预示着“恐怖”的到来。在秋田昌美德《性的猎奇摩登》（前列）中指出，杂志《人的谣传》（一九三二年五月）向著名人士询问“色情·怪异之后将出现什么”，得到的最多答案是“恐怖”（一三〇页）。的确，在《现代猎奇尖端图鉴》的卷末收录的赤神良让的《尖端心理学》中，做出了一下结论：“充满刺激的社会更会追求进一步强烈的刺激，最终变成猎奇的，变态的，怪异的，恐怖的，犯罪的，杀人的，恶魔的社会，使现代社会成为及其极端化的社会。（附录四五页）。然而，虽然附录的末页能够看出蛛丝马迹，但是纵观《现代猎奇尖端图鉴》，并没有列出““怪异·职业·恐

怖”这一要素。

但是，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怪异”。小林真二的《“荒诞文学”的状况》（前列）中指出的“荒诞文学”中的“政治文学的对立”、“价值颠倒”的侧面（四一页）、“抒情性”（三二页）在《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中也无法找到。另外，Miriam Silverberg的论文中指出了“荒诞”与社会批判的关系（九六～九七页）。可以说这也同样适用于“色情”。菅原聪美的《“变态”的时代》（讲谈社，二〇〇五年）中，对于梅原北明珠主办的杂志《怪异》，做了这样的说明：“把重点放到怪异而不是色情上，从而避免受到禁止发行的处分”（一五七页）。总之，《现代猎奇尖端图鉴》能无所顾忌地用“色情”的图象来装饰卷头也同时蕴藏着危险。如果要确认这点，就有必要置身于“色情”“怪异”“荒诞”的概念产生的背景中，重新验证各自所持有的对抗意识是怎样交错的，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另一方面，又产生了《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中又加进了哪些要素这一疑问。《现代猎奇尖端图鉴》的篇幅着重视觉感受，显示出把奇特放在首位的意向。“色情”、“怪异”、“荒诞”之后的“评论”、“运动”、“姿势”对应着“奇观”、“尖端”、“珍奇”，这种构成很有特点。在现在看来，“评论”、“运动”与“奇观”、“尖端”等对应是不可思议的。

大宅壮一对这种状况在《近代社会色》（《每日年鉴》一九三二年）中有如下的见解。

现在，色情·怪异·荒诞已经不再是游走于电影、咖啡、艺术派文学的先锋们的兴趣，而成为一般大众即那些因极度萧条，失业以及对失业的担忧而丧失了生活的经济基础与以往的生活指导精神的人们，特别是抵抗力最弱的中间阶层的生活哲学。

对前途失去希望，丧失了生活的紧张感的人们，首先要求的是强烈的感官刺激。而支配感官世界的不是高度，而是强度。因此，一方面，野性美——音乐上表现为爵士，颜色上为原色——复活，另一方面，就像戏剧比不上电影，电影比不上滑稽剧，滑稽剧比不上女招待或私娼，色情含有量较大的要素开始增多。（二〇五～二〇六页）

“一部分先锋们的兴趣”被“一般大众”所接纳，并成为了“中间阶层的生活哲学”时，各自独立的要素“色情·怪异·荒诞”成为一体，做为“强烈的感官刺激”被享受。这种刺激是从各种各样的对抗意识中产生的这一思想不是问题所在，重要的是混合着“极度萧条、失业和对失业的担忧”的“强度”。

但是在此想要关注的是《现代猎奇尖端图鉴》所体现的“强烈的感官刺激”带有人种和民族的思想性。周蕾的“文化翻译”与之相关联。“怪异”的目录下的插图带有浓厚的黑人和南洋色彩。另外，黑人舞蹈家约瑟芬·贝克（Josephine Baker）在“色情”和“评论”中登场，欧美异国情调的融合痕迹随处可见。当然，这种融合可以解释为“野性”的美与文化的再生相结合的“野蛮”被日本所接受的现象，但是在附录中登载的中野江汉的《支那怪奇风俗》中的记载的“支那是色情与怪异的国度。支那的风俗是经历了五千年漫长岁月，由色情与怪异相混合所织成的布”与上述的融合又有着怎样的关系成为了新的问题。

另外，引用的文章的标题是《荒诞的生活化》，如果把这一点展开来看的话，《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举出了各种美国的“荒诞”情况，有可能是示意世界经济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的“荒诞”状况。而且，关于“色情”，插入了许多裸体插图，不单是“色情含有量”增多，而且也出现了许多“日本人”的形象。怎样看待离身边较近的裸体这一问题与“滑稽剧”“运动”“姿势”这个大目录有关，而且也显示出怎样看待以“身体”为记号是“昭和现代主义”的重大课题。

欧美“摩登”文化在日本被翻译成“色情·怪异·荒诞”，这是因为在欧美的“摩登”中本来就有这样的要素存在，也可以说是各种群体介入进来露骨地展示的结果。但是，通过模仿从而显现出自身独特的性质本身并不成为问题。而看似混沌的“感官刺激”大集合伴随着

人种和民族的思想性，作为一幅绘画作品向“大众”提示，作为“生活哲学”被大众所享受的文学理论与战争时代，总动员体制时代有着怎样的关联才是重大的课题。插图所示的鲜明的异国情调是扩大了“一部分先锋们的兴趣”而暴露出的产物吗？《现代猎奇尖端图鉴》提示出媒体间以及阶级间翻译所起的作用。这样一来，隐藏着对“色情·怪异·荒诞”的考察与对铅字媒体与影像媒体，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美学与政治学关系再审视相联系的可能性。

五、昭和摩登与上海摩登

在前一节中以《现代猎奇尖端图鉴》为例指出了日中间的异国情调问题，甚至不需要举例，日本的现代主义者与大陆摩登都市上海的紧密联系是众所周知的。从和田博文等编著《言语都市·上海——一八四〇—一九四五》（藤原书店，一九九九年）、刘建辉《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讲谈社选书行，二〇〇〇年）、赵梦云《上海·文学残像—日本作家的光和影》（田畑书店，二〇〇〇年）等书中可以知晓其概要。对与上海的人员交流进行系统研究的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刊行了《上海人物志》（东方书店，一九九七年）、《上海职业多种多样》（勉诚出版，二〇〇二年）等著作。通过这些著作可以追寻到当年各种交流的轨迹。

同样在欧美也刊行了“上海摩登”的相关研究书籍，开办了展览会。（Leo Ou-Fan Lee. *Shanghai Modern: The Flowering of a New Urban Culture in China, 1930-1945*.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Jo-Anne Birnie Danzker, Ken Lum, and Zheng Shengtian, eds. *Shanghai Modern 1919-1945*. Munchen: Museum Villa Stuck, 2004.）此书的中文版（李欧梵《上海摩登 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 一九三〇—一九四五》毛尖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北京）出版后，陈子善编的《夜上海》（经济日报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海）、余之《摩登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二〇〇三年、上海）和吴红婧的《老上海摩登女性》（中国福利会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上海）等文集和研究书籍也陆续出版。

不难想象日本人对高楼耸立，诸列强租界文化交错的上海所抱有的憧憬。另一方面，前面列举的《支那怪奇风俗》中所提到的“野蛮”也被加以强调。对于这一点，被用“自我殖民地化”、“殖民地近代”、“半殖民地性”等术语加以解释。（井上熏《〈上海漫画〉的自我殖民地化与“别人”——以世界人体的比较为中心》《现代中国》七六号、二〇〇二年，《东亚殖民地的近代与时髦女性》收录的坂元宽子《漫画表象中的上海时髦女性》，William Schaefer. "Shanghai Savage." *Positions*, 11:1, spring2003, Duke University Press）。分别把上海出版文化中的“野蛮”表象理解为上海的自我表象这一点很有深意。梅原北明从编辑《文艺市场》（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起一直留在上海。也联想到他们所提出的“怪异”的源泉与作为上海自我表象的“野蛮”相关联。这样一来，又产生了通过欧美的视点所形成的上海的异国情调在日本有着怎样的变化这一新的疑问。

尽管那样，不仅是从中国到日本单方面的传播，李征的《作为表象的上海》（东洋书林，二〇〇一年）中对日本新感觉派文学做了详细的论述，表明上海的新感觉派翻译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状况。另外，翻印的杂志《漫画生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中，正如坂元的论文所指出的那样，三次登载了冈本一平的文章。还有新居格的文章《上海第二印象》，它是《支那を斯く見たり》（《改造》一九三四年八月）第二节的翻译。另外，一三号（一九三五年九月）的目录中登载了柳濂正梦的画。这样的相互关联性在很多范围内能够找到。

有关上海日本人的文化活动的方面，虽然知道在当地有日语报纸，但具体的情况还不明了。在日本国内，仅有一九三四年三月至一九三八年一二月的《上海日报》和一九三一年

一月至八月，一九三三年五月至一九三七年四月的《上海日日新闻》。在上海市图书馆的徐家汇别馆的《上海图书馆藏外文旧报纸目录稿》（一九七七）中，有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九三二年八月至十一月的《上海日报》，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九三五年七月、一九三七年一月、一九三七年三月、同年五月到八月的《上海日日新闻》的收藏记录。另外，也发现了《上海每日新闻》的存在，有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一九三四年三月的收藏记录。

其中，例如《上海每日新闻》（晨报）中有森次勋的《芥川龙之介与上海》（一九三二年九月一七日）、森次勋的《中国的风景（散文诗）》（一九三二年九月二〇日）、群司次郎正《穿越美国》上、中、下（一九三二年九月二〇日、二一日、二二日）、村山知义《电影杂感》（一九三二年一〇月一九日）、伊藤永之介《文学的危机》A、B（一九三二年一〇月二二日、二三日）等文艺新闻。

关于连载小说，虽然只能确认到晚报的一部分，但从已经确认的范围内纯文学和历史小说分别有以下内容。（一九三二年八月二三日～一九三三年一月三〇日、一九三二年一〇月的部分除外）

● “純文学”

○须藤一《更正》（第一〇九回、泷秋方画）一九三二年八月二三日～
（第二二〇回） 一九三三年二月八日

○高桥新一郎《塑像的舞蹈》（中座良隆画） 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
（第六一回、停载）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日～

○邦枝完二《青春闪耀》（友枝秀春画） 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
（第一三回、后改为晨报）一九三三年五月二三日

* 五月二四日至六月六日无小说连载

○连载漫画《上海小姐》

○山本三八《世纪的戒律》（伊势良夫画） 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
（第一二五回）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贵司山治《迷路的裸女》（星野达三画）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〇日～
（第一七回、之后尚未确认）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〇日

● “歷史小説”

○桥爪彦士《血吹雪》（第一二二回、竹内静古画）一九三二年八月二三日～？

○直木三十五「寛永卅乱」（第三回、插图记录遗漏）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一日～
（第二九四回）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三日

○子爵 柳生俊久《柳生秘史 活人剑》（泷秋方画）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第二二回、之后尚未确认）一九三三年一月三〇日

再则，《上海日报》（晨报）中发现了魔沙留的《荒诞一千零一夜 上海五男人》的连载（第八回，一九三二年九月二日，第九回，九月六日，第一〇回，一九三二年七月九日），以上海的日本新闻记者为主人公的奥田杏花的连载小说《咖啡馆的姑娘》（第四版、一九三二年一四日～第一六回·一九三二年一〇月三〇日，以后尚未确认）以及浦汀渔郎的《波斯菊枯萎的时候》（一九三二年一〇月七日起第一九回，一九三二年一〇月三〇日、以后尚未确认）等等。在此所举的信息非常有限。除了由于调查的时间限制和资料残缺而引起的阅览困难，也应该考虑到上海事变后的混乱状态。但是，考虑到这种混乱状况，为探明上海的日本人与“上海摩登”的关系，今后对现存资料的数字化处理的共同合作是很有必要的。

六、首尔的“色情·怪异·荒诞”

正如本稿在开头说指出的，在韩国也出版了有关“色情·怪异·荒诞”的研究书籍。韩国的现代主义研究多把重点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抵抗运动的关系上，与这种倾向相对应，近年来展开了聚焦于日常生活，以大众文化为对象的新尝试。翻译成日语的著作有金振松著《允许首尔的舞场吧 一九三〇年代朝鲜的文化》（川村凑主译，法政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五年，原著为二〇〇三年），申明直著《幻想与绝望 用漫文漫画解读日本统治时代的京城》（岸井纪子、古田富健译，东洋经济新报社，二〇〇五年，原著为二〇〇三年）等。

特别是后者，开设了“必须阅读的文献资料”专栏，登载了许多同时代的资料，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其中指出了“现代主义”相关用语在一九三〇年前后开始引人注目。例如，杂志《新民》中，赤罗山人的《摩登数题》（五九号，一九三〇年七月）与吴石泉的《现代主义戏论》（六七号，一九三一年六月），杂志《别乾坤》中壬寅生的《现代主义》（《别乾坤》一九三〇年一月）。实际上通过对《新民》的目录进行确认发现只有上述的两篇新闻中采用了“摩登”、“现代主义”等词。《别乾坤》的方面，一九三〇年整年登载了散文栏“摩登福德房”，同年五月推出专题《摩登大学》，五月还有 Unfortunate professor 的《超特摩登生活战术》，鱼鲁辩的《新处女“无智隐蔽术”》，Nikolai modernski 的《摩登孝行法讲义》，六月有 Modern moses 的《现代都市生活五戒命》、Screen sardeg 的《成为高级电影迷的十大秘诀》。并且还有《荒诞特设馆》（一九三〇年八月），然浩堂人的《荒诞人》（一九三〇年九月）等新闻。

另外，研究空间〈Suyu+Nomo〉近代媒体研究团体编《新女性 媒体中的近代女性风俗史》（Hankyoreh 新闻社，二〇〇五年，首尔）中，插图“摩登新语辞典”中登载着“怪异”、“荒诞”的条目（一三八页）。杂志《新女性》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六年刊行之后，复刊于一九三一年，这期间的动向难以把握。但是从南宫桓《摩登女学生风景》（一九三一年四月），尹芝薰《摩登女性十诫命》（一九三一年四月），《流行语辞典》（一九三一年六月），金乙汉《摩登结婚风景》（一九三一年一〇月、十一月）等标题的存在可以看出这是一份很有深意的杂志。

还有前面提到的 So Rae-Seob 的《色情·怪异·荒诞 近代刺激的诞生》（前列）聚焦于杂志《新东亚》中的《流行语点考》一栏。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创刊的该杂志在一二月至一九三三年九月陆续登载了新语的辞典。其中，一九三二年二月、四月、九月、一九三三年一月分别登载了《色情》、《荒诞》、《现代主义》、《怪异》。关于“色情”“怪异”“荒诞”的记述如下。

○エロ (Eroticism): 英语。英语 Eroticism 的省略语。广泛流行的词语，即“恋爱本位”或“色情本位”的意思，经常用于“淫荡”的意思。用作“现代人喜好色情。”“最近的杂志急剧色情化。”等。形容词“erotic”。因此也用作“B 并不是那么色。”“那个电影太色情了。”等。（五一页、拙译）

○グロテスク (Grotesque): 英语。怪异的意思。也用于非常色情，过度地色情等意。食人族的舞蹈被称作怪异的场面。简略为“グロ”，“色情”和“怪异”的并列是二十世纪超现代主义的嗜好。（一一一页、拙译）

○ナンセンス (Nonsense): 英语。“无意义”的意思。不仅仅是无意义，反常的滑稽的意思。毫无意义的滑稽，惊讶的滑稽，不可能的滑稽。有时用于“糊里糊涂的

玩笑”的意思。也能用作“那个电影是荒诞的。”，或者“说是A订婚了”的回答，“哦，荒谬。”（二六页、拙译）

以上的各定义，无法判定其相对应的日本的新语辞典，但很明显参照了本稿中所提及的新语辞典。《新东亚》中，李晶燮的《乱舞的色情巴黎》（一九三二年二月），龙岳山人的《色情，怪异，恐怖的乱舞 国际都市上海》（一九三二年三月）等新闻的存在可以推测出当时的状况不仅局限在辞书上。

如果这样的话，“昭和摩登”和“上海摩登”中的“原始的激情”是否也出现在首尔呢？在ソ・レソプ的《色情·怪异·荒诞》中分别对“色情·怪异”，“荒诞”进行轮述。在本稿中能否也采用同样的着眼点呢？杂志《新东亚》中有各种关于文学的新闻，例如安怀南德《日本文艺 新兴艺术派考——职业派与既成派的对立——》（一九三二年一二月），安怀南《日本文艺 新兴艺术派的代表理论》（一九三三年一月），宋仁楨的《侦探小说考》（一九三三年四月），金起林的《现代诗评论（二）“诗”与“现代”》（一九三三年七月）等新闻。参照其它的杂志新闻进一步进行论证是很重要的。

建立起“昭和摩登”与“亚洲”这样的构图，就必然要进行日本和中国，日本与韩国的比较。然而当然也有了扩展开来的可能。李光镐编著的《韩国近现代文学》（尹相仁·渡边直纪译）法政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一年）收录的金允植的论文《韩国文学两种指向性的辩证法》（初见《月刊文学》一九七四年二月）中，有“一九二〇年代的韩国流行过“毛断女性”这个词”的记述。虽然没有对大量的用例进行确认，但崔贞熙的《尼奈的三幕记录》（《新女性》一九三一年一二月）中有多处使用了“毛断”这个词（一〇一页）。这起因于岸田刘生在一九二七年命名的“毛断姑娘”。陈芳明的《殖民地摩登 现代性与台湾史观》（麦田出版，二〇〇四年，台北）中指出“毛断”这个词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台湾也流行过。（一三页）这样一来，打开了韩国与台湾的“摩登”比较的思路。进而对与“上海摩登”中屡次提及的“摩登”又有着怎样的位置关系这一问题产生了兴趣。

这种对文化翻译的复杂网眼的验证与对“日本人”这一民族特征的再认识相关联。当时的“日本人”这一概念包括了现在的韩国，朝鲜和台湾人。所谓的民族特征成立在东文化政治的斗争与和解之上。在经历了围绕着“摩登”的各种文化越境这个前提下，一九三〇年代中期开始显著的“日本回归”的议论有着怎样的意义？远藤不比人等编的《回转的摩登——英国战争期间的文化与文学》（研究社，二〇〇八）中提出的“对‘英国’以及‘英国人’这一表象的执着是‘三十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思想的固有观念——从‘扩大的帝国’向本国文化倒退的倾向”即“人类学的回转”在日本发生了吗？（《序》vii页。有关“人类学的回转”请参照Jed Esty, *A Shrinking Island: Modernism and National Culture in Englan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通过对各个课题的探求，能再次确认研究的横向动向。从这个意义上讲，增加了对本稿所涉范围的研究的重要性的认识。

* 本稿是由科学研究扶助基金“昭和摩登生成中的文化翻译政治学”（骨干研究B，平成一九～二〇年度，课题号一九七二〇〇七八）资助的研究成果的一部分。

（九州大学研究生院比较社会文化研究院副教授）

翻译 刘耕毓（九州大学比较社会文化学府硕士课程在学中）